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Kiran Desai

继承失落的人

〔印度〕基兰·德赛 著 韩丽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继承失落的人

[印度] 基兰·德赛 著
韩丽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继承失落的人 / [印度] 德赛著; 韩丽枫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10

ISBN 978-7-5442-6513-3

I. ①继… II. ①德…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
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81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051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Copyright © 2006, Kiran Desai

All Rights Reserved.

继承失落的人

[印度] 基兰·德赛 著

韩丽枫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袁 静 马秀琴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513-3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宁静的自得

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

不可知的城市在田野上显得更为高大。

我确信自己生死有时，瞅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试图对他们有所理解。

他们的白天像空中旋舞的套索那么贪婪。

他们的夜晚是刀剑愤怒的间歇，随时准备攻击。

他们侈谈人性。

我的人性在于感到我们都是同一贫乏的声音。

他们侈谈祖国。

我的祖国是一把吉他、几张照片和一把旧剑的搏动，
是傍晚时柳树林清晰的祈祷。

时间将我消耗。

我比自己的影子更寂静，穿过纷纷扰扰的贪婪。

他们是必不可少的，非凡的，明天的骄子。

我的名字微不足道。

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

——豪·路·博尔赫斯^①

^① 出自诗集《面前的月亮》（王永年译）。

一整天，日色晦暗如黄昏。薄雾像水怪浮过山脉，巨大的山体形成海洋般的阴影，深不可测。干城章嘉峰^① 遥远的山巅好似从冰雪中削现，聚敛着最后一线天光，在烟霭中隐约可见。峰顶迎着风暴，不时地扬起阵阵雪尘。

赛伊坐在游廊上，捧着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正读到关于巨型乌贼的文章。她不时地抬头瞥一眼干城章嘉，只见山上闪着诡异的磷光，不禁心中一凛。法官坐在远远的一角，面前摆着棋盘和自己对弈。家犬玛特把自己塞在它一向觉得安全的椅子下面，熟睡中微微打着鼾。头顶上，一根电线晃晃悠悠地吊着一只没有罩子的灯泡。天很冷，而屋里更冷，几英尺高的石墙吐纳着寒意与黑暗。

房子深处，洞穴般的厨房里，厨子正忙着点燃潮湿的木头。他小心地摸索着火引子，怕惊动了一直在柴堆里生活、造爱、繁殖的蝎子。有一次他看见一只母蝎子，全身鼓胀着毒液，背上驮着十四只小蝎子。

火终于点着了，他把水壶放了上去。壶身结了层硬壳，已经龟裂了，就像考古队挖出的旧物。他等着水开。墙壁湿漉漉的有焦痕，被烟熏得发黑的横梁上挂着成串沾有泥巴的大蒜头。天花板上积了一簇簇的油灰，稠密如倒挂的蝙蝠。火光映照厨子的脸，跳动着橘红色的光斑。他觉得上身开始暖和了，但一阵强风又让患关节炎的膝盖隐隐作痛。

^①属喜马拉雅山脉，在尼泊尔、印度和锡金边界。

烟往上升，蹿出烟囱，融进了雾中。雾越来越大，快速地蔓延着，模糊了所到之处——先是山的这一边，然后那一边。树木成了黑色的剪影，绰绰约约，接着完全被吞没。雾气渐渐遮蔽了万物，一切都化成了气团，只剩下阴影。赛伊从鼻腔里呼出阵阵白气。由零散传闻拼凑出来的巨型乌贼的面目，以及科学家的推想，无不淹没在一片幽冥之中。

她合上杂志，起身走进花园。草坪的尽头是古老茂密的森林；三十英尺高的竹丛映衬着阴郁的天色；参天大树上爬满了苔藓，枝节盘错扭曲，和兰花的根须缠绕在一起。雾气像人似的抚着她的头发，她伸出手，它便温柔地吮吸着她的手指。她想起了基恩，她的数学老师。他一个小时前就该带着代数课本来了。

可是已经四点半了。赛伊为他找借口，可能是被大雾耽搁了。

她回头望去，根本看不见房子；她转身上台阶回到游廊，花园又消失在雾中。法官睡着了，松弛的肌肉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垂挂于两颊，嘴角耷拉着，让赛伊想象到他死去时的样子。

“茶呢？”他醒了，问赛伊，“他怎么还没来？”他说的是煮茶的厨子，不是基恩。

“我去端来。”她说。

阴翳同样在屋内弥漫，它盘踞在银器上，又跑到角落里东闻西嗅，把过道中的镜子变得像一片云。赛伊往厨房走去，瞥见镜中的自己，已完全被雾气掩盖了，她走上前将双唇印住镜面，一个完美的电影明星之吻。“嗨。”她唤了一声，半是对自己半是对别人。

没有人见过活的成年巨型乌贼，就算它们的眼睛大得像苹果，可以在幽暗的大海里视物，它们的孤独却如此深邃，也许永远也不会遇到另一个同类。赛伊沉浸在这悲情的思绪中。

满足感可以像失落感那样刻骨铭心吗？她罗曼蒂克地认为，爱一定存在于欲求和满足之间的罅隙中，存在于缺失中，与满足无关。爱是痛，

是企盼，是退避，关乎一切而非情感本身。

水开了，厨子提起水壶把水倒进茶壶。

“真糟！”他说，“骨头疼死了，关节也疼——还不如死了算了。要不是为了比居……”比居是他在美国的儿子。他在唐波罗快餐店打工——要不就是热番茄店？还是阿里巴巴炸鸡店？父亲记不清、弄不明白这些名字，甚至不会念。比居频繁地换工作，像个在逃犯，只不过没有通缉令。

“是啊，雾真大，”赛伊说，“老师恐怕不会来了。”她将茶杯、茶托、茶壶、奶、糖、过滤罩、“玛丽和黛丽特”牌饼干——在托盘上交错摆好。

“我来拿好了。”她主动说道。

“小心，小心。”他说，有点责备的意思。他用搪瓷缸盛了给玛特喝的牛奶，跟在后面。赛伊向前游动，托盘表面的镀锡已翘曲不平，茶匙在上面颤动着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玛特抬起头。“下午茶时间了？”它的眼睛说着话，尾巴开始摇。

“怎么没东西吃？”在棋盘上激战正酣的法官有些恼怒地抬头问道。

然后他看了眼糖钵里的白糖：脏兮兮的细颗粒，云母石般泛着光。饼干看起来像硬纸板，白茶托上分明印有黑手指印。茶没有一次是按规矩上的，他只不过要求有块蛋糕或烤饼，要么蛋白杏仁饼或干酪酥条也行。甜的咸的都来点。这搞得似是而非的，完全不是下午茶那回事儿。

“只有饼干，”赛伊看了看他的脸色，说，“面包房师傅去参加女儿的婚礼了。”

“我不想吃饼干。”

赛伊叹了口气。

“他怎么敢去参加婚礼？怎么做生意的？笨蛋。厨子不能做点什么吗？”

“没有煤气了，煤油也没了。”

“该死的，他就不能用木头点火做吗？从前厨子都用煤炭烧火，用

锡罐做蛋糕，也好得很。你以为那时候有什么煤气炉、煤油炉吗？现在的人真是太懒了。”

厨子飞快地从厨房出来，端着点儿剩的巧克力布丁，他用平底煎锅在火上热了热。法官嚼着可爱的棕褐色胶泥状的东西，渐渐露出了享受的神情。

他们啜着茶，吃着点心，一切的存在都已虚无，门外是茫茫蛮荒。他们看着茶氤氲着热气，丝丝缕缕，他们呼出的气息则融入这气雾，盘绕着，回旋着。

没人注意到这群男孩。他们正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连玛特都没有惊动，直接上了台阶。没有门闩可以把他们阻挡在外，就算呼救也没什么人能听到，除了住在霍拉山谷那一边的波特叔叔，但他这会子应该正醉得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呢，还满嘴胡言乱语：“别管我，亲爱的！”他总是在醉酒发作时对赛伊说：“我只是在这儿躺躺，休息一下……”睁着一只眼，活像猫头鹰。

他们徒步穿过了森林。一行人一律穿着从加德满都黑市买来的皮夹克与卡其布裤子，裹着扎染印花头巾——游击队的普遍做派。其中一个男孩拿了把枪。

后来有报道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中国和尼泊尔，但世界的这个角落和其他地方一样，武器四处流散，足够武装起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发动一场贫民暴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武器——廓尔喀人的反曲刀、斧头、厨刀、铁锹以及任何火器。

这次他们是冲着法官的猎枪而来。

尽管打扮得像游击队而且确有任务在身，他们看样子却很不像回事，其中年龄最大的看上去也不到二十。玛特刚吠了一声，他们就像一群小姑娘般惊叫起来，飞快地退下台阶，缩在罩着薄雾的灌木丛后瑟瑟发抖。

“它咬不咬人啊，大叔？我的天哪！”

玛特又开始家里来生人时的那一套：屁股对着来人，尾巴狂摇，扭头冲着对方笑，羞答答的，又满怀期盼。

法官讨厌看它如此谄媚，伸手拉住她，它顺势把鼻子埋在他的臂弯里。

男孩们又回来上了台阶，一脸讪讪的。这种尴尬让法官不禁感觉到危险，因为它显然损害了他们想表现的坚定信心，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急于虚张声势了。

手持步枪的男孩对法官说了些什么，法官没听明白。

“不是尼泊尔人？”他厉声说道，双唇不屑地撇了撇，继续用印地语说，“枪呢？”

“我们这儿没枪。”

“去拿来。”

“你们一定弄错了消息。”

“别多管，去拿来。”

“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我的土地。”法官说。

“把枪拿来。”

“我要报警了。”

这威胁真是匪夷所思，因为根本没电话。

他们夸张地大笑，像电影里一样。接着好像演电影一样，那男孩举起枪对准玛特：“去啊，快去拿，不然我们就先杀了这条狗，你第二，厨子第三，女士最后。”他说着，冲赛伊笑了笑。

“我去拿。”赛伊的语气中透着惧意，走的时候打翻了茶托盘。

法官坐着，玛特趴在他腿上。那几杆枪是他在印度内务部任职时用过的。一杆英国伯明翰轻武器公司产的五连发滑膛枪，一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杆荷兰—荷兰公司的双管步枪。甚至都没收起来。大厅尽头有一排刷成棕绿两色的诱捕用的假鸭子，落了很多灰，枪就堆放在上面。

“噫，都锈了。怎么不好好保养？”但他们显然很满意自己的虚张声势还颇有成效。“我们也一起来喝下午茶吧。”

“茶？”赛伊惊魂甫定，有些木木的。

“茶和点心。你们就这样待客吗？就让我们这么回去？外面怪冷的，也该吃点东西暖和暖和啊。”他们互相看了看，又看看她，上下一打量，挤挤眼。

她如此强烈而恐惧地感觉到自己的性别。

当然，男孩们都熟知电影里的场景，男女主角裹在温暖的冬衣里，喝着茶，茶具都是银质的，优雅的用人在一旁伺候。然后会有薄雾升腾蔓延，就和现在一样，他们歌唱、跳舞，在美好的度假酒店里玩“躲猫猫”。这一经典的电影场面应该发生在库鲁-玛纳里^①或是恐怖分子盛行之前的克什米尔，不会有持枪者从雾中窜出。现在是不得不拍新类型的电影了。

厨子一直躲在餐桌下，他们把他拽了出来。

“啊呀，啊呀，”他双手合十向他们乞求道，“求你们了，我是个穷人，求你们了。”他举起双臂，矮下身子好像在避拳头。

“他什么都没做，放开他。”赛伊说。看他受到羞辱，心里很难受，但让她更不痛快的是，他唯一的应对竟是进一步羞辱自己。

“让我活着见我儿子吧——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我是个穷人——饶了我吧。”

这种台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润色，一代代传下来，为穷人所需要；脚本永远都一样，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乞求怜悯。厨子本能地知道如何哭求。这些熟悉的台词让男孩们更融入角色，简直就是他送的礼物。

“谁要杀你？”他们对厨子说，“我们只是饿了，没别的。你家老爷会帮你的。来吧，”他们对法官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法官一动不动，

^①印度城镇，在喜马拉雅山山脚。

持枪男孩又把枪口指向玛特。

法官一把抓住它，把它藏到身后。

“太心软了，老爷。这善心你也应该用在客人身上。来吧，摆好桌子。”

恍恍惚惚地，法官已来到厨房，之前他从未来过，一次也没有。玛特一摇一摆地跟在他脚后。赛伊和厨子害怕得不敢看，把目光移到别处。

他们不由得想，也许他们都会和法官一起死在厨房里；这世界已完全颠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没东西吃？”

“只有饼干。”这已是赛伊当天第二次说了。

“噫！你算什么老爷啊，”他们的头儿问法官，“点心也没有！那就做点吧，总不会想让我们饿着肚子走吧？”

厨子一边哭着求饶，一边煎着帕科拉，面糊在热油里爆响着，这粗暴的声音似乎是此情此景的完美伴奏。

法官摸索着在抽屉里一团发黄的窗帘、床单和碎布片中找桌布。赛伊颤抖着手用锅在小火上煮茶，再过滤掉茶叶。她其实根本不会以印度方式煮茶，只知道英式做法。

男孩们饶有兴致地在房子里四处查看。整个房间冷冷清清。阴影里孤零零地立着几件摇摇晃晃的家具和几把廉价的钢管折叠椅，上面满是白蚁爬过的痕迹，弯弯曲曲仿若楔形文字。他们闻到一股狭小空间才有的老鼠的腐臭味，不禁皱了皱鼻子，但房顶明明有公众纪念碑那么高，房间宽敞，有种老式的富贵气派，窗子也正对雪山。他们凝神看一张剑桥大学的证书，它的表面已模糊成斑斑的褐色污迹，背后的墙皮因潮气鼓起张张小帆。地板在一间永久上着锁的储藏室门前塌陷。厨房里，一张破旧的乒乓球台上胡乱堆着杂物和数量惊人的空金枪鱼罐头，真正在用的只是其中一角，当然这厨房本来是供一队仆人在里面干活的，只是哪知如今剩了一个厨子。

“房子该好好整修了。”他们说。

“茶太淡了。”他们一副婆婆的口气。“盐放得不够。”这是说帕科拉了。他们拿起“玛丽和黛丽特”牌饼干在茶里蘸了蘸，呼噜呼噜地吞着热茶，接着又从卧室里翻出两只大箱子，一股脑儿地往里面塞大米、滨豆、糖、茶叶、油、火柴、力士香皂和旁氏冷霜。有个人还对赛伊保证说：“都是运动需要的东西。”有人大喊一声，提醒其他人还漏了一个锁着的壁橱。“把钥匙拿来。”

法官从一叠《国家地理》杂志下拿出藏着的钥匙。这些杂志曾让年轻时的他领略了一种迥异的生活，他特地找了一家店为它们蒙上皮封面，烫上年份的金字。

打开壁橱，是柑曼怡甜酒、阿蒙蒂亚雪利酒和大利斯可威士忌，有些瓶里的液体已完全挥发，有些变成了醋，他们还是一概装进了箱子。

“有香烟吗？”

没有。这把他们惹恼了。明知水箱里没水，他们照样在厕所里大便，弄得臭气熏天。这之后总算要走了。

“说‘廓尔喀万岁’，”他们对法官说，“廓尔喀人的廓尔喀王国！”

“廓尔喀万岁！”

“说‘我是个傻瓜’。”

“我是个傻瓜。”

“大声点。听不见，老爷，说大声点。”

他用同样空洞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廓尔喀万岁！”厨子说。赛伊接着说：“廓尔喀人的廓尔喀王国！”虽然并没人要求他们说什么。

“我是个傻瓜。”厨子说。

男孩们嘻嘻哈哈地下了游廊台阶，走入迷雾。他们提着的那两只箱子，表面覆着黑色锡皮，上面印有白字，一只上写着“J. P. 帕特尔先生，

斯特拉斯内弗号”，另一只写着“S. 米斯特雷小姐，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正如来时的突然，他们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赛伊说。玛特想作出回应，可眼里还停留着恐惧，夹着尾巴，想摇又不敢摇。厨子开始大声哀号：“我们会怎么样啊，唉，唉，我们会怎么样啊，”声调一路飙升，“唉，唉，我们会怎么样啊？”^①

“闭嘴！”法官说，心想该死的用人生下来只会喊。

他坐得笔直，绷着脸，不让表情有一丝变化，将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以抑制剧烈的颤抖，可清楚他的内心早已抖个不停，好像有种毁灭性的力量在撼动整个世界，而他妄图与之对抗。餐桌上是他铺的白色桌布，绘有葡萄藤图案，还留着块暗红色的污迹，是多年前他泼落的波尔特葡萄酒。当时他妻子的吃相让他百般厌恶，便拿起酒杯泼了过去。

“这么慢，”那些男孩嘲弄了他，“你们这些人！不知羞耻……什么事都做不了。”

赛伊和厨子都不敢看法官，那就像注视他的耻辱。直到现在他们的视线仍旧绕开桌布，投向房间的另一端。桌布就是个提醒，还不知他要怎么惩罚他们呢。一个骄傲男人的沦落是可怕的，他很可能会杀掉目击者。

厨子拉上窗帘；窗玻璃似乎在凸显他们的脆弱。他们仿佛被悬吊在林中，暴露在夜色里，由着破烂的黑袍挂在他们身上。窗帘拉上前的瞬间，玛特看见玻璃中的自己，以为是只豺狗，吓得跳了一跳。转过头见到墙上的影子，又吓得一跳。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二月。赛伊十七岁，和数学老师基恩的恋情开始

^① 本书对话中的仿宋字体原文均为印地语。

不到一年。

后来，穿过街头的阻滞的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孟买一个名叫“绝不”的乐队将在凯悦国际饭店演出。

在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正参加一个技术展览会，主要展品是牛粪燃气炉。

在喜马拉雅山东北麓的噶伦堡镇（也就是退休法官和他的厨子、赛伊、玛特的居住地），正酝酿新一轮的暴动，山中汇聚人员和武器，蠢蠢欲动。这次都是些印度籍尼泊尔人，他们厌倦了在一个分明是自己为主流群体的地方却被当作少数民族来对待。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至少是立邦自治。这一区域，印度、不丹和锡金的边界不甚明朗，各国士兵不停练习着引体向上和俯卧撑，坦克车刷成卡其色，以防他国觊觎疆土。这一带版图向来混乱，媒体似乎也不愿置评。无止境的战争、背叛、交易；尼泊尔、英国、印度、锡金、不丹都参与其中；这里盗走了大吉岭，那里夺去了噶伦堡——尽管，哦，尽管迷雾如巨龙驾临，模糊了边界，使之消失于无形，使疆界的描绘显得可笑。

第二天，法官派厨子去趟警察局。厨子顶撞了几句，因为根据多年经验积累的智慧，他清楚法官的主意很不明智，就像知道在入侵者面前要哀求一样。

找警察总没好结果——要是他们已被强盗收买了，就会对案子置之不理；要是没有，就更糟，那帮男孩会回来报复。现在他们有枪了，把锈擦擦干净，装上子弹就能……开火！警察总是变着法子索取贿赂。他想起自己还有二百五十卢比，那是卖酒给波特叔叔赚的，这个老光棍每次喝了他精心酿造的米酒，都醉得在地板上挺尸。昨天晚上他把钱藏在备用衬衣的口袋里，但似乎不够安全。他又把钱绑在屋梁上，但他住的是间泥巴和竹子搭成的小茅舍，在法官宅邸的最低处，后来看见有老鼠沿椽木跑上跑下，他就担心钱被咬坏了。最后他把钱塞入一个锡罐藏在车库的汽车下面，这车不会再用了。他想起儿子比居。

卓奥友府里实在缺个小伙子给撑腰。

厨子声音颤抖着讲述事发经过，双手配合地扭搓着。他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来传个话的，和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而且觉得这件事根本不配麻烦警察；他会很快忘记整次冲突和抢劫，以及所有的不愉快。他是个无权无势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勉强识几个字，一辈子都像驴一样干活，唯一的希望是能少点麻烦，活着见到儿子。

不幸的是，警察似乎很为这件事烦扰，他们粗暴地盘问他，态度明

显很恶劣。作为用人，他的阶层远远低于他们，但从司法部退休人员那里抢枪的事件不能忽视，他们必须上报警察。

当天下午，天正下着细密的雨夹雪，一辆蟾蜍色吉普车载着几名警察抵达卓奥友府邸。他们没收拢的伞一排儿放在游廊上，很快被风吹散，打着旋。伞大多是黑的，有点掉色了，夹着一把粉红色的，合成面料，产自台湾，上面繁花盛开。

警察问了法官一些问题，之后出具了一份报告，证实入室抢劫的报案。“他们威胁你了吗，先生？”

“他们叫他摆桌子端茶。”厨子一脸严肃地说道。

警察大笑起来。

法官的双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到厨房里坐着去。我常这么做。”

警察在各器物的表面撒上指纹显影粉，一只密胺塑料饼干罐上出现一个抓过帕科拉的油腻的大拇指印。他们用塑料袋把罐子装好。

他们又测量了游廊台阶上的足迹，发现几个不同大小的脚印：“一个非常大，先生，穿的是拔佳牌运动鞋。”

法官的房子一直是市井的谈资，他们于是也像那群男孩一样趁机好好观摩了一番。

同样地，他们对看到的情形很不以为然，探查着昔日辉煌的衰败，不免心满意足。其中一人踢了下破旧的管道装置。这水管是直通霍拉山泉的，上面缠满被水浸湿的破布。他拿手电往厕所水箱里照了照，发现冲水套件用橡皮圈和竹条修整过。

“厕所里能找到什么证据啊？”赛伊难为情地问道，她一直跟在这个警察后面。

这所房子是很久以前一个苏格兰人建造的，他痴迷于阅读描述那个

时代的文字：《印度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如何翻越》（由一位女冒险家所著）、《喇嘛之地》、《幽灵黄包车》、《我的梅尔卡拉之家》、《辛格罗利的黑豹》。灵魂向他发出了召唤，狂野而大胆，他于是迫不及待地要去冒险，不顾一切阻挠。当然，这种浪漫的代价永远都很昂贵，并且由他人代付。搬运工把巨大的石块从河床运送到这个指定的地址，正对着可以使心灵得到升华的景观。他们双腿逐渐罗圈，肋骨弯曲内陷，背驼成U字形，头只能低着，脸始终冲着地面。然后开始铺设管线、瓷砖，安装管道和悬挂在河岸旁如蕾丝花边般华丽的锻铁大门。警察们大踏步向阁楼走去，踩得楼梯咚咚响，家中仅剩的德国麦森杯在茶托上应声直颤，像上下齿的叩击。他们在阁楼上发现裁缝用的人体模型，成千只死蜘蛛像凋零的花朵，散落一地，白铁皮屋顶的下方不时有水珠滴下，那些死蜘蛛的后代就在那里瞪着警察，也凝视着自己的先辈——它们呆若木鸡，毫无怜悯之意。

警察拿起伞往厨子的茅舍走去，举止格外谨慎，疑心重重的样子。谁都知道在抢劫案里，用人大都摆脱不了嫌疑。

他们经过车库。那辆汽车已陷了下去，车头都碰到长满了草的地面了。这辆车的上一次旅程已是多年以前，法官开去大吉岭看望唯一的朋友博斯，车颠得四处作响。警察看到贮水箱后面有一块地居然维护良好，透着几分古怪。地上泼洒了一小碟牛奶，还散落着些甜点，表面都是雨滴打出的麻点。说起这片不长野草的角落要追溯到某一天，厨子吃了个坏鸡蛋，肚子闹急，就在屋后解决了，而不是像往常在花园的尽头。这惹恼了两条蛇——米亚和碧碧，这对夫妻一直住在附近的一个洞里。

厨子戏剧性地向警察描述着：“它们没咬我，但我的身体神奇地肿了十倍。我去庙里，他们说我必须求蛇原谅。我就用黏土捏了条眼镜蛇放在贮水池后面，用奶牛粪清扫了周围，作了普加敬神仪式，肿立刻消了。”